



自圖騰時代以來，人類行為便可在功能上分為三大綱領：（一）認知（二）道德（三）鑑賞。認知是存在的義務，包括認識自己，認識社會，認識自然，進而履負存在的責任。認知活動一切都以求真為依歸。道德是對高尚情操的嚮往，對理想的追求，以向善為依歸。鑑賞是美——藝術——的欣賞。完整的人生，也就包括了對真善美三方面的追求。

具體的認知活動，就是經驗的學習和累積。經驗也分別別人的經驗和自己的經驗。別人的經驗主要來自書本上的文字。自己的經驗，則是對學習別人的經驗的印證，體驗和附加。也就是認知實踐的一面。認知以求真為本，而求真則離不開實踐。缺乏了實踐的認知，自然談不上真了。

對知識份子來說，「從實踐中去認知」這點就更值得強調了。（這裏指的知識份子，人文的成分重於科學。據沙特的說法，知識份子除了具有知識份子。問題的關鍵是：許多知識份子的生活方式本質上不需要強調實際行動，並非常容易造成思維的過份訴諸伊底，生活的流於散漫。在許多知識份子的價值秩序表裏，「實幹」往往是遺漏了的兩個字。

知識份子最大的悲劇，莫過於理論與實踐的不平衡——理論走了一大段路，行動還沒有開步。知識份子本來就生活在理論水平比較高的圈子裏。影

响所及，他們在會議席上往往能夠侃侃陳詞，滔滔不絕，大理論搬之不盡，還說得頭頭是道。大文章寫來往往下筆江河，倚馬可待，大鑽牛角尖。這樣寫寫談談，往往就成了他們生活的全部。他們坐言起行既然辦不到，只好帶上面具，干脆躲在象牙塔裏渾渾噩噩地過日子了。托爾斯泰筆下的羅亭——一個手的侏儒，口的巨人——不正是這種多說話，少做事的知識份子的寫照嗎？

生活在社會下層的勞工階級，理論水平與知識份子相去甚遠。正因為他們理論水平不高，說一偉大的空話」的機會相對減少，時間大都放在實際工作上，恰與知識份子形成對比。要公平地解決這對矛盾，知識份子和勞工階級就必須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互相教育——知識份子必須走向實踐，勞工階級則應該獲得更多受教育的機會。

在一定程度上，我們的隊正是朝着這個「知識份子走向實踐」方向走的。無可諱言地，隊在組織上的弱點仍多。不過，儘管在隊最慘淡經營的歲月里，整個隊仍能突出實幹的風格。長期以來，隊一直在為受高等教育的大專學生提供一個訓練班，一所學校。在這所學校裏，同學們透過勞動實踐去認識自己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弱點，找出自己內在的敵人——空談，虛偽，懦弱，自私，虛榮——扯下知識份子的假面具，進而改造自己，鞭策自己不要做個渾渾噩噩，自欺欺人的人。在鬪爭自己知識份子的弱點，培養實踐精神這方面，幹勁冲天的隊無疑是比其有理想的知識青年做得澈底的。在其他組織的活動中，積極實際工作的往往只佔一

個不很高的比例，其他在場的壓根兒不會與起需要幫忙的念頭。在隊，情形可不同了。工作當裏，同學們不屈不撓的鬪志和熱火朝天的幹勁令人感到袖手旁觀是一種罪惡。疲乏的同學甫限下來休之，眼巴巴看着別人跟前忙碌得不可開交，自己忙不迭的又會搶上去幫忙了。工作營彷彿是個大熔爐，知識份子的劣根性被燒得灰飛煙滅。工作營歸來，勞動實踐的體驗深刻地印在同學們的腦海，歷久彌新。這間接影響了同學們的人生觀，刺激起同學們熱愛工作，做事坐言起行，口到手到。也就只有胼手胝足地勞動過的人，才會曉得勞動實踐對鍛煉一個人的實幹，和提昇一個人的情操是何等的重要。

實踐是認知的必然條件，也是認知行為的形象化。上面說過，認知除了實踐的一面，還包括了前人經驗的融滲貫通，體驗和印證。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就應該要求自己在工作崗位上發揮最大的效能，提供最大的存在價值。這樣，除了在現實生活中做到實事求是之外，還得多讀書，多思想，充實自己的知識水平。完美的「認知」，應該是「生活，讀書，思想」的三結合，也就是知與行的相輔相成。

回顧一年來的隊，同學們大致上都做到了「從實際工作去提昇自己」這一點。不過，活動的繁忙和工作的沉重卻佔去了同學們絕大部分的時間和精神。同學們忙個不亦樂乎，讀書和思想的時間多被「剝削」掉了。這形成了生活與思想間的不平衡，知與行不對稱的矛盾。活動的頻率的壓力一天不下降，矛盾就一定存在，同學們在思想上做工夫的機會相對減少。

在這一意義上，隊和其他知識青年的組織形成了一個對比。隊突出了一個「知識份子必須走向實踐」，為同學提供了充實的生活，消除了知識份子的劣根性。青年文社、雜誌出版社及類似的組織則強調了理論性知識的學習，可惜缺乏了實際行動，容易走進知解份子的死胡同裏。一句話：彼此各執知與行的一端。

基於這個看法，隊當前努力的方向之一，應該是同學間的心理建設工作，是同學間思想水平的提昇。就我們攜手在生活與思想之間鋪路，在知行壑上架橋，澈底充實自己，向理想的大道邁進吧！